艮齋雜說

艮齋續說卷七

長洲尤侗纂

予謂孟子有未達處人或怪之今閱邵氏聞見錄前人所駁不一而足王充刺孟何涉刪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不足道矣以司馬文正公猶作疑孟蘇子瞻學孟子者也亦從而議其後其中一條有與予合者曰孔子論士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

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以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予謂此爲要盟不信一言所誤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爲五常之一豈有言不必信者哉夫子論從政曰由也果亦非貶辭也或曰抱柱之信信而愚者也結纓之果果而激者也然使尾生失期于女子季路逃難于衞君尚可謂之義乎然何以謂之小人夫子毋必而曰必信必果則近于小矣殆比于樊遲學稼學圃之類其次信果于孝弟則猶予之也若以信果爲小人則今之從政者皆大人乎

温公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所願學者孔子也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得政于魯孔子不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汚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何不舉削迹伐檀事居鄉黨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何不舉見南子往佛肸寔事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云君子不由乎予

嘗取孟子本文讀之第三篇之末章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云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云云第七篇之首章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云云柳下惠不羞汙君云云合而觀之其行一也然何以前謂之隘與不恭後謂之聖之淸聖之和乎使孟子復起亦必啞然自笑失言矣

李泰伯不喜孟子故著常語陳次公傳野復作述常語其論之最嚴者惟敎諸侯爲天子與朝王辭以疾二節予請申之孔子之言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其爲東周乎而孟子不能也其告梁惠王齊宣王皆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問明堂則曰王者之堂也王欲行仁政

則勿毁之矣問交鄰則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明以文王許之矣此將爲之也春秋之時五霸迭興皆以尊王爲義戰國之時七雄爭長其覬共主若贅疣然周室之亡日可俟已孔子作春秋王必稱天使孟子爲之蘇張之徒有不大笑卻走者乎但蘇張以縱橫孟子以仁義孟子以爲苟行仁義即齊梁無不可王者亦不得已也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將朝王既而辭以疾明日出弔景丑以爲不敬蓋孔子當仕有官職而孟子自居于不召之臣然孟子爲卿于齊則齊之臣矣其稱王問臣臣請爲王言樂則自居于臣矣豈所謂

草莽之臣市井之臣乎古者不爲臣有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孟子之于齊王師之云乎事之云乎昔人謂孟子不見諸侯而開章即曰孟子見梁惠王殊不可解然戰國之時士習卑靡但見士前未見王前也如孟子之傲然不屈又曷可少哉

冦讐之說尹焞已辨之其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此言大過温公以爲君有大過無如紂貴戚之卿無如微箕比干然或去或奴或死未有敢易位者況過不及紂賢不及三子者乎使齊王聞孟子之言而懼則愈忌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

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爲暴亂之資也其可乎予按易位之事自霍光作俑梁冀效尤其後孫琳陳項宇文護之徒紛紛爲之至于董卓司馬昭桓温等則異姓之卿公然無忌夫必非孟子之言誤之也駮孟子者止于此矣其他如瞽瞍殺人完廩浚井之事不過寓言何足深辨至㡯斥爲不仁爲忍人爲五霸之罪人比于孫吳蘇張之亂天下則非聖無法其得罪名教大矣

善乎蘇子之言曰陽始于復而至于泰泰而後大壯大壯而後夬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君子愈盛然而聖

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于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小人在外不爲無措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安也于觀泰爻彙征之後即繼以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有用者也荒者其無用者也有用者用之無用者容之不遠棄也以君子而懷小人則衆君子或不樂而去之故朋亡而得配于五六有大援于上君子所以愈安也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否之初亦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是知君子小人有迭相往來之勢而泰

之二曰包荒否之二亦曰包承小人即以君子之道用
君子君子不覺墮其術中此小人之吉大人之否也然
入羣不亂則邪不勝正故以吉終焉泰之分君子小人
曰往曰來曰內曰外君子安而小人亦安至于大壯則
君子用壯小人用罔羝羊觸藩者卒至喪羊于易羊陽
也羊羸其角而藩亦壞兩敗俱傷之象也至于夬則壯
于趾者壯于前趾壯于頄矣孚號惕若者終于無號矣
向者觸藩之羊遂受其牽焉豈不痛哉以宋言之有熙
寧之小人即有元祐之君子然處之太過則崇寧之小
人復起而間之而又欲爲建中之說者則君子小人雜

然並進皆非保泰之道也獨子瞻當時慱卞之徒耽耽虎視乃與伊川為難至生洛蜀之釁豈其讀易而未能行與

蘇子曰大過陽自內出而擯陰于外小過陰自外入而囚陽于內陽過乎陰君驕而無臣陰過乎陽臣亢而無君共過正也予觀大過棟象小過飛鳥象棟在中二爻飛鳥在初上二爻以過涉滅頂之主在上所謂澤滅木也九三之棟能無撓乎九四之棟幸而得隆者以初六應之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然未免于有他吝者二五皆枯楊以是為棟何可久矣故彖辭直著曰棟撓小過之

象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也初六之飛鳥以凶不過如明夷之垂翼傷在外耳上六之飛鳥離之其亢已極災必逮之蓋凡飛鳥之不宜上者如中孚之翰音登天解之射隼高墉而小過變旅則鳥焚其巢矣不如漸二之鴻漸于磐孚二之鳴鶴在陰早棲自得也大抵大過之時比于秦皇漢武不可以有輔也小過之時則如周赧漢獻從或戕之凶何如矣所以夫子序卦雖曰有過物者必濟又曰物不可以終過也〇過有二義對功而言過失之過也對不及而言過越之過也予前說既以有過立論茲復因蘇子之言推論及此

畜亦有二義一爲止畜一爲養畜蘇子之論止畜曰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非以害之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非以利之將卽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其言當矣小畜之巽陰也而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也以陰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故六四之畜乾至于血去惕出及其與上合志則五遂有孿如之孚洽比其鄰三爻同力以畜乾向之密雲不雨者旣雨旣處矣此

以小畜大之驗也若艮本以止健今能畜故雖一輿說輹也小畜未免反目大畜終于無尤進之而良馬逐日閑輿衛其上合志不較易乎至于童牛之牿豶豕之牙何天之衢則以大畜小道大行矣而吾獨有取于畜養者以二卦之象畜之小者曰懿文德畜之大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皆與吾儒之學有合焉至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則其德積小以高大有不可思議者矣古本以日新斷句

蘇子溪砦字說而其傳曰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以爻之文有折俎之形而彖者材也材全而德備是以爲豕

其繫已甚與字說何異聖人制作龍馬負圖何至下比剛鬣郎豕有坎象乃以材全德備稱之不可笑乎

易傳以雜卦自乾坤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蓋傳者失也凡八卦今改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其說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艮下巽上男下女非其正也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下震上男女之正當以是終故曰

歸妹女之終也離下坎上男女定位故曰旣濟定也坎下離上男失其位窮之道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其說甚爲有理而吾又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二句贅文可删泰之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陰陽消長天道之常旣有乘除不無對待今旣系夬云云則亦當系姤曰小人道長君子道傷也且夬當盛極將衰之時方爲君子憂之小人何憂之有

郭京周易舉正以定本改今文朱子嘗參用之矣尚有可取而未從者節錄于後

履霜陰始凝也無堅氷字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故履霜而知陰始凝積漸至于堅氷則純陰矣何得云始且下有至堅氷也不應重出

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脫何字不成文義

田有禽利執之誤作言字難解若以言爲聲罪致討田中之禽豈可口舌論乎

利用征伐誤作侵伐征正也上伐下也侵則不正矣觀上爻征邑國可見春秋書法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侵伐不當並用

老婦得其少夫少字蟲傷類士字誤士字義理無取

坎習坎上脫卦名六十四卦無卦名加一字者繫辭勞乎坎坎陷也之類亦無習字予謂此繫卦之變體如艮其背同人于野否之匪人皆以卦名連下文豈必六十四卦一例乎

喪羊于易郭以為當作牛合大壯之義非也卦之互體為兌兌為羊故三四五上皆取羊義且牡羊三歲曰羝豈有羝牛乎

反身修德郭以為旣成君子之名若反君子之身則是小人之道故改為正身不知反身而誠書已言之處蹇難之時深自貶損則反身為宜九三往蹇來反亦改為

來正不知福祿來反詩又言之矣

萃利見大人亨利貞彖辭脫利貞二字聚以正也正解貞字義

震彖辭出可以句上脫不喪七鬯一句

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豈聖賢之享反大于上帝乎

豐四象遇其夷主吉行也當作志行也不宜割吉字爲

釋詞

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此聖人感物之義郭本謂多豚魚二字則信所及者何物耶下文乘木舟虛正與魚

字叶

小過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脫可字增吉字非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艮小象誤增也字

密雲不雨巳上也郭改作巳止也今以韻叶之下云終

不可長也上云巳亢也則巳上爲是

子貢子夏皆在孔門而詩傳詩序有不同者今折衷論

之

卷耳序曰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

勤勞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傳曰周人遣使求賢而憫

行役之艱也申培詩說亦云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

詩今繹其詞馬瘏僕痡行役之勞可見然謂文王勞之則可若云后妃之志則嗟我懷人不應朝夕思念及于使臣也若朱子直指爲思念文王之詩不應以窈窕之人陟崔嵬之險而金罍兕觥無乃宮閫而犯酒誥乎

芣苢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曰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謠申公亦謂童兒鬭草嬉戲歌謠之詞今急口讀之其聲甚似○芣苢馬舃車前也其子治產難故婦女採之爲宜韓詩外傳芣苢傷君子有惡疾故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此說欠通

小星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傳曰小臣奉使

而勤勞于公然抱衾與裯固當以妾媵爲宜

詩傳合豳風魯頌爲魯風大謬豳風周公述王業之艱難並無魯事公之居東地理志謂在王室之東周公所征之地而乃云周公孫于魯不知此時伯禽安在乎魯有頌猶秦有誓也何必降而風又以王風爲魯風尤謬之謬

邶鄘雖三監之地然衛之變風至頃侯始作其詩並與二叔無干詩傳以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仕者苦之賦北門三叔構周公鄘人風之賦墻有茨叔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鄘人從軍其妻賦伯兮無稽甚矣至謂康叔憂王室賦栢舟據管蔡世家康叔冉季皆少未得封何至厪小子之憂乎

蝃蝀序曰衛文公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傳曰衛靈公名于都于宋國人譏之然女子有行豈南子之謂乎況靈公與孔子同時不應有詩

予前以唐棣之華翩其反而另是一詩今詩傳云▢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疑即此詩也但不見于詩序

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而傳直謂留子賢而退隱國中慕之不知子嗟子國顯指淫人之名乃以留字爲姓豈

成文義

有兎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或謂鄭伯射王之事似無據傳曰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其說近是

丰兮淫奔之詩序謂刺亂固非傳謂小白適莒齊人慕之不知何據且齊事何得入鄭風

山有扶蘇序曰刺忽朱子駁之矣傳曰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詩曰狂氏狡名此何人耶想因狂且狡童合之而譔也又曰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此詩缺而事亦不見于春秋

墓門序曰刺陳佗也傳曰泄冶刺孔寧儀行父二說未

知孰是然詩有彼美淑姬則似乎指夏姬也
小雅有祈父無祈招傳以爲祭公之詩則祈招之愔愔已誦于子革矣
鼓鍾序曰刺幽王傳曰憂昭王然詩有淮水湯湯則爲昭王南征之時註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似無據
詩傳之異于詩序者王風之下次齊次魏次唐次曹次鄶次鄭次陳次秦前後參差而尤舛者豳風改爲魯風以頌合焉小雅大雅改爲小疋大疋而篇什亦不同次今毛鄭諸家皆宗詩序惟朱子貶之耳而詩傳無聞焉故人疑其僞然申公詩說一一遵之則在漢初其詩已

傳而雅頌闕文甚多使後人僞作不應同于薛鼓魯鼓
也
三傳異同各有是處今摘數條
春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夫以王爲文王
凡經書天王使宰咺王使榮叔之類又孰謂乎當平王
之世而追尊文考是魚藻之意也夫子惡乎敢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然于惠公
緩于仲子則已急矣公羊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
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註疏謂生時不稱夫人則夫人孫
于齊獨非生時乎蓋明乎爲惠公之妾也至穀梁云惠

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大謬安有賵其子以及其母者乎

于先母後無此書法

夫人子氏薨疏云左氏以爲桓公之母（今按傳無此文）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君氏卒左氏曰聲子也不曰薨不稱夫人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穀皆云尹氏卒天子之大夫也何以斷之愚謂夫人子氏必聲子也仲子之薨必在惠公之前王賵惠公而并及之豫凶事非禮也然不賵孟子而賵仲子禮已失矣隱公之妻子氏無聞尹氏前已辨之其爲周大夫鄭大夫未可知但以爲聲子則非豈有國君之母不曰薨不稱夫人

不書姓不系之惠公而系之隱公曰君氏乎或曰哀公之母何以書姒氏卒二傳弋氏哀未君也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其僭不待言矣但仲子既稱夫人則當祔于惠公今不云考惠公之宮而云考仲子之宮豈別立廟乎且仲子聲子均母也隱公舍其生母而尊桓公之母于弟未也于孝已衰矣

齊侯送姜氏于讙左氏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穀梁曰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今越境送女非禮也有此一送即有後之一會又有後之一孫○楚子過鄭文芉

夜送于軍此一送也吾亦疑之
宋人執祭仲出昭公而立厲公公羊善其行權穀梁惡
其立惡而黜正亡何而突出奔忽復歸置君如奕其可
訓乎然奪正反正二家無異詞則行權之說謬矣
紀侯大去其國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公羊曰紀侯賢
而齊滅之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穀梁則以襄公能復九世之讐春秋爲賢者諱夫紀侯
譖齊哀公懿王烹之襄公之復讐大義也紀侯不能下
齊以與紀季而違齊難大智也兩賢之可矣然齊侯葬
紀伯姬則伐人之國而不孤人之喪襄公爲尤賢矣公

羊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

公及齊侯狩于禚二傳作郜齊侯淫乎其妹貶而稱人且諱與讎狩也前此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母會之子狩之其地同必為母子如初矣姜譖桓公于齊侯其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莊公知母而不知父宜哉其不為蕭綜者幸矣綜為東昏遺腹子其母吳淑媛告之遂叛梁奔魏

公伐齊納子糾公羊曰復讎也公實不能納糾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志在下豈本心乎既而殺糾以悅齊十室之邑可以逃難以千乘之君而不能存亡人何復讎之有其言曰寡人之生不如死矣殆良心之萌

也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曹劌教之也十三年公奉齊侯盟于柯曹劌刼之也劌既能軍何以有三敗之辱不得已而出于要盟乎長勺之戰左氏載之柯之盟穀梁載之而二傳無文未知何據

公子慶父如齊公穀皆言奔然曰如非奔也至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明言奔矣元年齊仲孫來左氏謂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穀皆以爲慶父其曰齊外之也此時慶父未絕于魯豈得遽孫于齊況前此後此皆稱公子慶父而此忽改爲齊仲孫有是例乎季子來歸不書

出慶父如齊不書歸省文也歸者主也來者客也欒盈
奔楚復入于晉來美而入惡且不繫以楚也
荀息之死穀梁稱爲不食其言而左氏譏之以爲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蓋獻公廢長立幼殺正而立不正息不
引君于當道而徇匹夫之諒小信不足取也不然周昌
彊直何不死如意之難乎
甚矣宋襄公之無道也伐齊之喪執滕子用鄫子圍曹
爲鹿上之盟小國爭盟禍也雩之被執實自取之泓之
戰既圖雪恥鼓儳可也而托辭于不重傷不禽二毛欲
以小仁掩其大不仁其誰信之穀梁責其過而不改是

矣公羊乃稱其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此豈不謬乎如子魚之謀國料敵而謂其有君無臣亦過矣

公穀紀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歲在己酉而穀梁註云乙卯疏云己卯誤也左傳紀孔子卒在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歲在壬戌則夫子年七十四矣但左不書生公穀不書卒未知合否而史記孔子世家則云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哀公十六年卒則年七十三也金仁山綱目與史記合而杜氏謂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爲己丑則日月必

有一誤

春秋于隱公八年書蔡侯考父卒于襄公二十三年書臧孫紇奔邾婁可見臨文不諱不止言徵不言在也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公穀二傳止于是矣左氏復增三年是誰作乎續傳可也續經不可也宋時有無名子挾妓飲樊樓者大書于壁云春王正月公會夫人于此樓後有人戲續之云夏大旱秋饑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饑寒也宜哉此可爲續經傳者一笑也

宋儒疑金縢爲僞書蓋惑于慕容盛之言盛曰武王得

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是周公知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于天命是不聖也不知人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母有疾爲子者不惜祈禱醫藥呼號奔走以救之豈有執星相之說而曰彼之祿命固無恙也遂坐視其阽危而弗顧哉若云惑于天命則文王之壽尚可以與子公旦之身獨不可以代兄乎且金縢聖經尚疑爲僞九齡之夢更屬無稽猶以爲眞乎盛又謂周公誅管蔡爲不臣此爲武庚左袒與流言何異至謂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則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

然公之居東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生而二公莫之止也君奭之篇名公不說以周公旣攝王政不宜復列臣職此在致政之後非居攝時明矣盛又謂伊尹于太甲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羿臯𥙿讀伊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可謂至矣乃太甲一則曰嗣王不惠于阿衡再則曰王惟庸罔念聞三則曰王未克變然後營于桐宮使之密邇先王其訓蓋亦嗣君居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禮也何云幽王而據其位哉三祀復歸正服闋之時觀王拜手稽首之言其悔艾可見而盛乃云太甲匿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

濟其忠貞之美猶太伯三讓之道豈不謬哉盛以鮮卑小種敢于非聖如此常忠郎數諸臣旣隨聲阿意而晉書詳錄其詞不可不辨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始魯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皆以其讓也夫子之哂由也曰其言不讓故求曰以俟君子赤曰非曰能之至點之鼓瑟言後而出亦後也然一日之長夫子已敎之矣老子曰不敢爲天下先其志之哉

有道人解論語曰子釣而不綱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食宿示其動則取之也聖人本無心于取物其意在于

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此亦觸類之教也不然釣弋之事不幾近于嬉戲乎

陳善辨論語章次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當時孔門有此四科之目故弟子記之而即接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孝哉閔子騫二章以證顏閔之爲德行并以例其餘也後人見無子曰遂連上文從我于陳蔡者爲一章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以例推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亦必當時有此品題而即接以子曰回也其庶乎賜不受命爲一章若

以無子曰爲疑將連上文求非吾徒也可乎又如微子去之一節子曰殷有三仁焉逸民伯夷一節子曰不降其志云云皆案之有斷也又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古語也斷以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爻詞也斷以子曰不占而已矣唐棣之華逸詩也斷以子曰未之思也若以祭如在連上文禘之說不恒其德連上人而無恒尚爲有理或以唐棣翩反有似乎權連上共學章則不通極矣

司馬光太玄說曰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書而不悖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非別爲書而與易競也
又曰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荀不足
以擬況其餘乎噫何司馬謏莽大夫之甚也以予觀之
不過識幾箇難字耳若謂深于易理則易有云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劇秦美新其能辨乎即不坐以黨逆之罪
亦非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矣雄之才長于詞賦而未
聞道若以法言太玄爲知聖人之道猶春秋吳楚之君
僭號稱王君子其許之乎温公既好太玄其自著潛虛
爲擬似之但未知誰爲後世子雲者○太玄經以中孚

爲首卦是于連山歸藏之外別造一易此老儒所謂漢易豈周易乎

陶九成云人身有一泰卦眼耳鼻皆雙竅爲三陰口二便皆單竅爲三陽鼻下唇上名人中人爲天地之中也蓋人身有小天地有天地然後水火生焉乾坤交而人之形成坎離交而人之神生故有地天泰乃有水火既濟反是則否有倒懸之狀未濟有相射之害矣

長洲尤侗纂

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夫月不及日星不及月非[illegible]論也不如舒嬾子雅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金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缺哉北齊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勅沙門著冠爲道士道釋互相乘除而儒千古不廢未聞有勅令秀才出家者不幸遇泗上亭長一溺其冠耳○唐太宗時河南參軍鄭銳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爲道士而蕭瑀好佛

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詔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論者息矣何必人其人火其書耶

張横渠嘗論命問康節曰先生知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所謂天命即夫子所謂五十而知天命也豈八字五星之類乎即君平賣卜亦據易理今人擲三文錢分單重交以斷吉凶豈不可笑

凡人百歲謂之人瑞上古之人不論漢張蒼一百八十歲樂人竇公百八十歲魏羅結百二十歲趙逸二百五十歲梁鍾離忠遠百十二歲張元始百十六歲吐谷渾

奇居在位百年高麗王璉百餘歲唐于伯龍百二十八歲錢朗百七十歲陳崇藝百二十歲宋鄭百九十五歲子連叔百二十二歲虞山選明詩止記林春澤一百四歲予又攷太史王草一百歲太倉毛弼一百歲崑山周壽誼百十六歲北京鄭大中百四歲俱建坊賜宴濟寧王士能百二十歲艮鄉孔無似四百歲丙兵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賈大用百三歲此類甚多如深山古木長生不朽奚足爲奇也予在永平見山海關有程叟年百四歲矣聾耳目昏聵僅同雞窠小兒亦何足取耶

古人夙慧如黃帝顓頊之類皆不可攷世人稱甘羅十

二爲秦相然不過說趙王耳楊烏九歲與玄張霸七歲通春秋黃琬七歲對日蝕張堪六歲任延年九歲皆號聖童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弼十歲解老莊謝貞八歲賦詩蕭統三歲通孝經論語蕭鋒四歲作鳳尾詩顧歡六歲作黃鵠賦王勃九歲駁漢書注劉晏八歲獻泰山頌李泌七歲賦方圓動靜宋之晏殊楊億明之李東陽程敏政皆以神童聞然亦有小時了了大即不然者豈前世因耶

唐有童子科昌黎贈張童子序是也宋亦設神童科賈黃中七歲及第李昉贈詩是也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

得官俚俗慕之生子甫四五歲即延師督課五經閉置一室或以竹籃坐之樹杪絕其覘聽晝夜苦之因而夭亡者多矣不知人生材質不齊福命有限龍駒鳳雛間氣所鍾豈可望之尋常百姓家乎偶見小說載黃巢五歲侍祖父爲菊花聯句巢應聲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父怒欲撻之祖令再賦又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移共桃花一處開其跋扈之性嬰孩已見然使巢應神童科豈非傑然出類者乎

神童俱係文人未有以武著者渾瑊年十一歲隨父釋

入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馬官拜太師封王此千古一奇也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然文王止十子蓋詩人誇美之詞耳常有七十餘男索隱又云陳成子生男百餘人乃雜賓客舍人所生靖郭君有男四十餘人豈繩其祖武乎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吐谷渾胡瀋皆有子六十人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此不常見者大抵王侯家居多若士庶人一妻一妾雖一年一子安能如許之夥耶

翰林雅號一條冰言其冷也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

外其表辭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救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蓋自宋已然矣○明末有語科衣道馬翰林房吏部何曾少一椿相傳明時翰林房多由中貴所送此固可恥若今日賃屋問是翰林有搖首不應者長安居大不易豈止索米艱難耶

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當直學士朝夕視草有時天子臨幸或召入飲宴如蘇易簡之窓中照燭錢惟演之簪花幞頭並傳佳話凡入館者皆自左掖門下馬故謂之步行學士今翰林院在長安門外雖得乘轎馬入衙署而其體則已疏矣

唐故事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沙堤今翰林院門首有堤高三尺許積沙其上跡大風刮不損亦名沙堤以取大拜之兆近有人厭其塚疊甃而平之一時同官以故出院者甚衆因懼而復焉亦一异也

南人尚右北人尚左孰是乎檀弓注云喪尚左吉尚右左陽而右陰也老子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宗廟之祀以右為上人家門符左神荼右鬱壘張衡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左傳天子所右寡人亦右之天子所左寡人亦左之則以右為助之重班史漢制尚右故右

賢左戚若左官左遷皆以左爲輕惟魏公子迎侯生虛車左則以車上貴左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由此觀之左右輕重原無定位吉凶軍賓隨時制宜耳今翰林院相見禮皆尚右雖北人亦尚右科道衙之皆尚左雖南人亦尚左豈以剛柔別耶一旦翰林科道並集一堂議禮紛然予笑曰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任從客便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辭退之詩照壁喜見蝎此語眞不虛也予謂二老終是宦情中熱不忘長安之夢若

我久卧江湖魚鳥爲侶騾馬鞞鐸耳所厭聞何如欵乃一聲耶京邸多蝎至今談虎色變不意退之甚之如此蝎且不避而況于臭蟲乎○錢牧齋作壁蝨詩數百言亦甚蝎之意

有一位官長必有一座祠堂吾蘇之虎丘杭之孤山不勝數矣宋時有金使至鄧千里館之道經西湖見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曾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予恐今日祠堂爲之不已和靖亦當拱手以避賢路或謂虎丘短簿祠何以不廢予曰只爲王主簿尚是一位官員也

王安石引壻蔡卞作相遂以安石配享孔子時有笑話安石引入廟顏曾思孟四哲迭遜上座安石靦然受之夫子不安亦下座揖讓安石踧踖不敢當子路見之不忿徑捉公冶長出門冶長窘甚曰我何罪子路曰爾不見我人家女壻來乎戲代公冶長荅曰我丈人爲督司寇時反未嘗作成女壻做官也

馬驛上等馬牛使中等牛人用下等人此至言也馬取其行遠牛取其負重人取其安分若黠奴悍僕智過其主未有不爲其愚弄者昔司馬溫公畜一老僕幾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見而教之遂改稱大參相公

公驚問故嘆曰可惜老僕被蘇東坡教壞了然被人教壞猶可今之奴才其教壞主人者多矣可為三嘆

洪覺範嘗遊褒禪山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既覺問之曰師寄此山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袞袞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足豈不借笠耶曰雨即吾不行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殊快人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度牒也亦欲作枕洪異之不告姓名而去既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出山車荷者百夫擁輿者十數夫巷陌聚觀雞犬喧吠覺

褒禪僧過之不啻其多事耶予謂此僧真古佛化身惜覺老當面蹉過由其言雖祖師杖拂都爲長物何況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乎天下本無事入世出世同作是觀

晏元獻留守南郡當中秋陰晦不設宴旣寢蘇洛王君玉以詩投之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晏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

暢飲達旦前輩興致如此吾鄕處士朱存理館於徧王家一日飲罷主人已寢朱庭中玩月忽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狂叫亟叩主人門告

之王人亦大稱賛重酌竟夕明日遍召城中詩人張樂設席以賞此詩其興致豪邁出于村落人家不更勝文章太守乎今觀其詩不過宋人佳句而自奇乃爾幾同貫休半夜撞鐘矣

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公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非也于鄴褒中詩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宿會稽詩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豈亦蘇州乎詩人興到之言原不拘時刻而今寒山寺僧遂于半夜撞鐘蓋因張繼之詩而定之也

詩文最忌摹倣放翁言宋初尚文選當時學之者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淸暉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後惡其陳腐始一洗之既尚蘇氏文章又有語云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使坡老聞之必云本家今日斷屠矣今人作詩文輙云置某人集中不可復辨則亦成爲某人之詩文而已豈有本來面目哉西京一僧院後有竹園甚盛士大夫多遊集其間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數月無耗僧屢往請則曰吾爲爾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踰半載方送榜還題曰竹軒妙哉題名只合如此使他人

爲之則綠筠瀟碧爲此君上尊號者多矣

晏景初嘗爲人作墓誌以示朱希眞朱曰甚妙但欠四字耳問之指有文集十卷下曰此處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晏笑遂添三字曰藏于家用其意也雖然不行于世無足道矣今之文集行于世者其美惡輕重何如也藝文志標目纍纍千秋萬世徒爲人覆醬瓿耳仰屋梁而著書可爲投筆三嘆

皇甫湜爲裴晉公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冗長如此豈成文字時湜索潤筆一字三縑不過貪得幾疋帛耳何至排樂天而奪之文與可畫竹詩云擬將一幅鵝溪絹

掃取寒梢萬尺長東坡謂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于筆硯欲得此絹而已與可笑曰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他日有以絹求畫者與可厭之投之地罵曰吾將以爲襪襪材當須二百五十疋乎與可戲言殆與郭恕先畫風鳶相類然以視皇甫雅俗不侔矣

歐公云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至于終老窮年疲敝精神而不以爲苦是可嘆也此論自是至言古之立德立功名垂不朽者無論即文如韓

退之詩如杜子美未聞其能書也王鳳洲云吾腕有鬼吾目有神言能辨書而不能書也至于畫家尤爲百工之伎而後人不惜竭力爲之又歐公所不屑道矣韋仲將登籠書凌雲臺榜閻立本伏殿前畫異鳥困辱已極其可悔乎

語云能書不擇筆不可爲訓智永以秃筆作冢蔣虎臣每過書齋揀秃筆袖去洒墨作書予嘗笑之然其字如蒼松古栢又當別論邢子愿云文房之具硏尚端墨貴新安筆取吳興紙則舊開化新玉山皆足當臨池用晉人書多以素黄碧二種卽尺幅皆然彼時矜重其書乃

蘭亭之意㥄也
蘭亭序不入文選或以絲竹管絃叠出不知東都賦已有布絲竹管絃畢煜語張禹傳亦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或以天朗氣清非時則張衡賦仲冬之月時和氣清況暮春乎褚爽禊賦云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于通川風揺林而自清氣扶嶺而自鮮況三月節爲清明朗郎明也又何異乎至文詞之妙過金谷序十倍或以比之右軍亦自喜其然豈其然乎特其筆致高雅逈非齊梁習氣故昭明不以入選然蘭亭之帖摹寫千本傳之百世則蘭亭不以文傳而以字傳也

宣宗微行盧渥遇于滻水意其貴人歛身避之上呼與相見自稱進士盧渥上袖其詩卷而去令主司擢第賈島在寺樓吟詩上往閱其詩卷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知此耶上不悅而去放爲長江尉以詩言之則島勝于渥多矣而遇不遇懸殊者固有命焉然渥之謙固可以致貴而島之傲適足以召窮也

陳後山謂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史記毎與黃魯直怪歎以爲異事然歐公述陳舍人語以身輕一鳥過雖一字不可及其自誇明妃曲李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又云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其推

之至矣子瞻作表忠觀碑荆公嘆賞良久曰此三王世家體也世有不好其文而學其體者乎東坡有言江瑶柱似荔枝杜詩似史記不但爲太史公增價并爲工部雪寃矣

王介甫好小巧喜捉對嘗舉江州司馬青衫濕蔡天啟對以梨園弟子白髮新大爲激賞又舉半夏禹餘糧以禹假雨以糧假凉或對以長春佛見笑以花對藥亦巧矣又舉投老欲依僧客曰急來抱佛脚介甫曰投老欲依僧成語也客曰急來抱佛脚亦俗語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絶對乎介甫大笑

詩用人名不當替身劉子儀詩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一柳下惠也謂之惠和一子張也謂之師達甚可笑也或云去一官字定是畨僧乃惠和尚小師名達祿須干也聞者絶倒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清輝冬嶺秀孤松此一句一首也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一首一句也作者觀此便得詩家三昧

司空圖在唐末不以詩名而其詩品二十四則深得詩家三昧如雄渾云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纖穠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

其雅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洗煉云流水今日明月前
身勁健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含蓄云不着一字盡得
風流精神云生氣遠出不着死灰豪氣云真力彌滿萬
象在旁等語皆沉潛斯道而後得之即其自作詩如人
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坡煖
冬生笋松凉夏健人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劍乍
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皆能超詣爲工未可以晚
唐貶之也至其爲人棄官歸隱佯爲衰野得免亂離是
亦見幾之哲而王禹偁譏其躁于進取頗自矜伐不已
過乎

詩以二字叶韻者惟鴛鴦在梁蝃蝀在東予嘗爲劉長公題像贊用此體亦偶耳比見虞伯生有折桂令咏蜀漢事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誰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與旣以平上去三聲通用而中原音韻無入聲故以蜀術作平物作去也亦新而巧矣

魏鶴山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云予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覩儲書之盛寶慶初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爲之傍徨不忍去因歷數本朝藏

書家如孫長孺唐僖宗椶書樓再燬于火江元叔吳越數萬卷爲臧僕竊去一篋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元累世所藏政和火災尺素不存斯理殆不可曉然不獨藏書卽文簡公遂初稿梁溪集亦無一篇之遺往錫山顧宸選宋文遍搜不可得僅存瑞鶴仙二詞而已子孫不克世守誠有罪焉則予今日之淺見寡聞固其宜也

倘閱津逮秘書中有全唐詩話不著譔人其序末遂初

堂書于思文簡公外未有以遂初名堂者及按紀年爲
咸淳辛未咸淳乃度宗年號文簡已沒此爲莊定公無
疑也莊定諱焴文簡之孫仕至端明殿大學士度宗嘗
幸其第題柱間云五世三登宰輔奕朝累掌絲綸譜稱
其告老林下築園西湖與庤中蒙恩便養湖曲相合所
居仍名遂初堂云莊定不以詩名而此編遂撮三唐之
標獨無一言及李杜不識謂何

春渚紀聞載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園中有杮木高出屋
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
上不知其數至于木之細枝亦有之尤氏乞得其木作

數百段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尋衰
其園後歸尤氏此事甚奇而家譜溪邊舊話不載附志
于此

艮齋續說　卷九

長洲尤侗纂

元亨利貞雖云四德然大通而利于正有一貫之義觀諸卦有獨言亨無獨言元者坤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利永貞明夷曰利艱貞家人曰利女貞同人曰利君子貞歸妹曰利幽人之貞巽曰利武人之貞是知貞之合于利也其專言利者如利見大人利涉大川利建侯利用行師利有攸往之類要未有不出于正者文言之分四德葢發覆彖辭又進一解未可泥爲定例也不然他卦如屯如臨如隨如无妄如革皆有元亨利貞之辭豈皆

備四德乎必以四德論則臨无妄之大亨以正以字當不得利字而屯隨之大亨貞何遂脫一字乎

白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義利截然分爲兩途然文言曰義者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則義利未嘗不合但乾之能以美利利天下者莫大于不言所利也言利則入于小人矣夫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之中固有義焉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義又何嘗不利乎

六十四卦之重名者莫善于乾乾與謙謙皆君子也次則坎坎者懼其險焉夬夬者戒其壯焉蹇蹇者舍其躬焉皆君子處憂患之道故重言以叮嚀之若此

大易之理莫善于咸艮二卦艮止也咸感也惟止然後能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卽一動一靜之道也咸之象曰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頰舌艮之象曰艮其背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近取諸身二卦備矣而咸之四艮之上獨不言身者心之官則思咸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非虛受之義艮之敦卽思不出其位也故學咸而失不如學艮而得也

漢儒分繫辭上二十章下九章割裂不當朱子正之如知幽明之故與知鬼神之情狀自是一節今分精氣爲物另起一章非也故當以易與天地準爲第四章一陰

一陽之謂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皆以之謂成文今分
顯諸仁另起一章非也故當以一陰一陽爲第五章子
曰易其至矣乎既有子曰自當斷章鳴鶴以下歷叙爻
辭何得分藉用白茅以下又爲一章若馬融荀爽更以
負且乘爲一章益無謂矣予獨疑自天祐之一節插在
第十一章後朱子改在第十二章前俱于義無取此必
錯簡嘗列鳴鶴在陰之前爲諸爻首觀易曰二字可見
下繫憧憧往來亦冠以易曰漢儒以困于石有易曰又
分一章則必用射隼亦有易曰安得章章而分之耶天
一地二之下卽當總以天數五一節後接大衍之數確

不可易今以天數五挼掛卦之後以天一地二爲十二章之始不問而知其謬矣易之爲書也三章句法同分之爲是今以原始要終合上章以二與四另起下章弁合廣大悉備一章亦非此漢儒之誤而註疏因之不可不辨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定是衍文而韓康伯注云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說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孔穎達疏云諸侯以此易之道思慮諸物轉益精粹豈非將錯就錯以訛傳訛之故耶

朱註妙矣然亦有可笑者如雜卦咸速也恒久也註曰

咸速恒久與不註同孟子泄泄猶沓沓也註曰沓沓即泄泄之意亦類此

中庸亦有脫簡如居上不驕節爲大哉聖人之道結文詞義不合必是在吾從周下不驕不倍旣與自用自專對針而明哲保身亦與災及其身照應朱子偶見不及此○大全以愚而好自用章爲爲下不倍王天下有三重章爲居上不驕最可笑眞鑿空拄牙鬚也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曾子子思同道而不曰伯夷柳下惠同道何也或曰伯夷聖之淸柳下惠聖之和二子者不同道然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又曰直道

而事人直與介皆淸之徒也豈和足以盡之乎孟子每
以夷惠並提而論其論伯夷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
友而惠則不羞汚君不卑小官旣云汚君則非其君矣
未嘗以汚爲賢也但夷不事者紂與武王惠所事者魯
僖公也一則諸侯之子一則公室之族時不同矣其論
伯夷曰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思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而惠則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
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夷之望望然去不浼也惠之由由
然偕亦未嘗浼也其視朝衣朝冠與袒裼裸裎無以異

也至于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則與北海之濱西山之下豈有間乎故總斷之曰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去就雖殊其不屑等也觀惠爲人固負介直之志不可一世不得已而以和行之其玩世慢俗近于不恭不恭者隘之矯激而成者也故夫子以夷之不降不辱惠之降志辱身同日而論稱爲逸民其趣一也使惠生殷周之際則抗叩馬之風使夷處春秋之時則縱坐懷之趣謂伯夷柳下惠易地皆然可也惟夫子則不然削迹于陳伐檀于宋此夷之清也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此惠之和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司馬遷以老莊申韓孟荀管晏皆爲合傳而伯夷列傳不合棚下亦是漏處

秦始皇焚書坑儒千古罪案而蕭森䄇之謂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付楚人一炬耳陶宗儀謂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其所坑又非儒也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

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解惡鬼惡鬼辟眞人至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三事皆盧生慫其惡又慫恿之殆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始皇自謂尊賜甚厚必是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亦徐福一流耳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輩鴻飛冥冥豈肯自投陷穽哉二論殊快但祖龍何幸得此平反耶卽焚天下書坑四百六十

人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秦滅六國趙最可悲長平之役戰而死者四十五萬降而坑者又四十萬卽于此時生一男子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二子而滅秦之宗祉生一女子曰邯鄲姬以呂氏易嬴氏之宗而莫之覺此兩人從內亂之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王翦六十萬人風驟雨至勢如破竹隍終熊繹之祀忽諸卽于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羽奮臂一呼四方響應而非子之基絕矣此四人者從外取之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天道恢

恢豈不大哉

俞文豹之論孔明曰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于劉備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不知忠于備卽忠于漢也謂之不忠于獻帝則可然獻帝闇弱非可輔以興漢者況在許下乃曹操几上肉耳亮安能千里而救之若然則光武亦當終事更始乎今責備以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然豫州之授猶屬漢官至稱王漢中則在建安二十四年當塗篡形已成使其請命京師必不可得及稱帝武担則傳聞獻帝遇害之故今責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然獻

帝禪位善終豈義帝比乎至謂備雖中山靖王後服屬疎遠比之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則擬非其倫如光武爲南頓君後豈嫡系乎若謂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誰人視之孫權以猾虜呼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亮何所見而委身焉夫權懿等何人且固仇也乃執此以貶備且以責亮眞小人不知量矣○三國志毀武侯唐書貶李鄴侯皆非公論鄴侯至忠至高至智而史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全身近智何以服白衣山人之心乎

唐以前作史者皆有禍左丘失明馬遷腐刑班固黨禍

范曄反誅魏收雖生免刑戮而死遭伐掘若崔浩則被罰尤酷者也唐以後作史者皆富貴思廉顯達于京榮華延壽令聞德芬標致脫脫雖出身沙漠而位望尊隆若歐公則受福尤厚者也此無他前史多出一人私筆後史則奉敕所誤故不同爾然人生禍福原有分定亦無不自已求之豈作史之由哉子夏不爲史亦盲他可知矣

史筆之惡未有甚于魏書者南北雖分晉爲正統劉聰劉曜晉之仇也石勒苻健姚萇慕容廆晉之敵也餘十六國亦紛紛矣然作晉書者不過列爲載記而已至收

則必名之曰匈奴劉聰羯石勒氐苻健徒河慕容廆羌姚萇呂光李雄以下各有題目獨不思拓跋之先出自何種乎更可笑者司馬叡則曰僭晉劉裕蕭道成蕭衍皆曰島夷然收乃北齊臣也高歡篡魏獨非僭乎收之言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夫史筆公之天下萬世而以逞一人喜怒之私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矣當時號爲穢史前後投訴百有餘家幸神武以異代不責免于崔浩門誅然身死無子而冢被發棄骨野外天之罰小人亦足矣

通鑑綱目世傳爲朱子手筆無復致疑後新安汪氏旣

爲考異上虞徐氏以綱目與凡例往往不合復著考證
何紛紛若是嘗讀朱子文集見其與門人趙師淵數書
則綱目成于趙氏惟凡例乃朱子筆耳李方子親受業
朱門其言綱目云朱子欲稍加更定而未暇魯齋王氏
去朱子未遠其序凡例謂嘗見趙文集綱下之目蓋屬
筆于趙也此段出都穆跋存之以備參攷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
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文選本序如此予按史記漢書外戚傳陳皇后廢死並
無復幸之事殆犬子愧于得金以此文其能也而蘇子

論之比于太史公之救李陵有幸不幸殆未細攷與○武帝並未封禪而相如著爲封禪書若實有其事者然元封之舉相如啓之也葢相如之進以子虛賦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亡有此事也亡是公者無是人也長門之賦同于子虛封禪之書出于烏有司馬相如之人亦等于亡是而已

太史公以皇后立爲外戚世家已屬微辭而班固外戚傳乃列于匈奴之後王莽之前何其肆也自范曄立后妃傳其後諸史無不次于帝紀矣

晉書王敦以下皆逆臣傳也而桓溫之後附一孟嘉溫

固有不臣之心尚無顯跡而以亡故遂爲亂族若嘉高士奈何附入其中然則將參軍短主簿又何獨免耶王導之殺伯仁固矣獨怪導之附逆顗不伸大義以誅之反言導忠誠申救甚力又上表明其無罪抑何愚也伯仁徒得虛名過江之後惟有飲酒祗作三日僕射耳

殷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寄書郵論者以爲美談予謂美果介立不受寄書可也既受而復投之于信云何美居官貪黷人謂由有佳兒生兒如浩亦未爲佳浮沉之言適來空函之報耳

晉史隱逸傳陶淡字處靜幼孤好道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了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鶴以自偶人有候之者輙移渡澗水莫得近州舉秀才淡遂逃避山中不知所終淡傳後即列陶潛傳按淡乃太尉侃之孫而潛其曾孫也淡父夏潛祖茂爲親兄弟服屬未遠意氣相同然潛幼穉盈室瓶無儲粟而淡家累千金不聞稍周其乏何也潛集有贈長沙公族祖詩不志其名其悲從弟仲德祭從弟敬遠皆隱約行義之士獨無一言及淡又何也至唐有陶峴者淵明後人居崐山放游

江湖數年不歸治三舟一自載一置賓客一貯飲饌日與孟雲卿輩幽探山水務窮其勝號麋鹿野人吳越之間稱爲水仙何陶氏之多奇與然新舊書中並不載入隱逸又何也

宫制最可笑者無如宋之宫觀使祥符間以首相領玉清昭應宫使又置景靈宫會靈祥源觀使以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天聖初昭應宫災始罷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宫復領如故葢因眞宗誤信天書崇奉道教至徽宗自號道君皇帝則以天子自爲之而當時大臣雖賢者皆泰然受

之絶無一言可謂舉國若狂矣不知所提舉管勾者竟何事也然前此唐之宰相已兼太淸宮使葢玄元之遺教也吾謂梁武好佛捨身彼時百官亦當以寺觀爲頭銜矣

漢晉官銜多有將軍之稱顧名思義不知何取宋朝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葢用墨衰從戎之意示不得已也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亦深惡其不祥矣然明朝起復如李賢張居正之類絶無此號○或問他人不論王羲之文人也官右軍將軍者何予笑曰以其有筆陣耳

新唐書載杜甫與嚴武世舊相見有時不冠乘醉登武之床瞪目語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集將吏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蒙叟辨其不然予卽以武詩証之其題杜二錦江野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鵕鸃冠是明責其恃才無禮殺機已萌且以禰衡比甫則以黃祖自居復何憚而不爲武與章彝素善小不如意談笑殺之以節度使擅誅刺史如一走卒亦橫矣哉○甫闕[illegible]其救房琯不異史公之救李陵其依嚴武又何異王粲之依黃祖乎哥舒翰一蕃將耳甫投贈二

十韻譽之不容口至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及潼關之敗又云愼勿學哥舒前後矛盾若此其贈蘇渙詩八韻稱爲靜者比之龐公傾倒至矣然渙本號㔣䟦賓人患之後爲侍御史佐湖南幕值崔瓘之難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伏誅曾謂靜者而若是乎子美之詩不過爲饑驅耳

唐人絕句乃截律詩之半然古詩亦有可截者如高適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莫猶是子雲居乃哭單父梁九少府五言古風而旗亭優人截此首四句畫壁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

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乃汾陰行七言古風而梨園子弟截此末四句歌水調使明皇泣下且删繁存簡更覺出色豈非當時伶人有過于作者耶由此推之則古詩中可改絶句者不少矣葢亦賦詩斷章之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本是寫景致語權德輿謂托諷深重爲廣州之禍以池塘泉水瀦溉之地而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配一蟲鳴則一候今曰變鳴禽者時候變也其强作解事幾于鑿矣正如黄山谷解杜詩渭北天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駁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可一笑也

王介甫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曰夕飡秋菊之落英乎或云訪落之落訓始也謂始開之花亦近穿鑿不知離騷大半寓言但欲拾其香草豈問其始開與既落乎不然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豈芰荷果可衣芙蓉果可裳乎。陶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乃今之甘菊也可以烹茶可以釀酒可以和藥可以製餅餌餐之固宜若後世菊譜五色絢爛祇堪娛目豈能下咽乎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上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止矣食之盡不情也此與王敦啖公主盆中澡豆石崇厠上塞鼻棗何異人謂安石眼白似王敦信不謬也○安石每食輒盡近前一味人謂其所嗜他日易他味近前則盡食如故是知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也王介州謂李于鱗食品近前即不食既移遠復飛箸食之此更出有心各有所偏也○介甫每作文輒嚼石蓮子取其硬而難化可以運思坡公亦教人食芡實以其物非一口可嚥細嚼之則津液從

口而下又得養生之法

蘇子瞻乃明允第二子字和仲子由字同叔今人稱蘇長公非也東坡家有老泉故自號老泉山人見之印章今以稱老蘇亦誤

蘇過號小東坡乃出入梁師成之門爲其妻衰絰則倉山家風掃地矣按師成爲東坡出婢所生故護蘇氏甚至然則叔黨兄弟也何以假父事之師成閹人旣有乾妻又有乾兒耶○師成猶東坡遺體若范温乃淳父子亦服喪于梁家更爲無耻

宋牧仲偶筆載歐公瀧阡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

魯直檄龍文云修作瀧阡岡表命石氏鐫之僱舟載冏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靑衣大帶來舟中曰聞公文章葢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焉修驚悼不已時魯直爲泰和令命爲文以檄投湖中忽空中語云吾天丁也押服驪龍往送至永豐沙溪敕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蔽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此事宋人小說俱不載歐公之碑足以致龍之喜黃公之檄又足以動天之怒此亦文人恒理無足怪者然吾有二疑焉檄首云臣黃魯直謹言其所上者洞天水

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澤王闕下也夫龍王雖尊不過四靈之一何至稱臣吾輩稱臣者明則有天子幽則有上帝豈及鱗甲之族抑不知龍與河神一乎二乎一可疑也旣稱臣矣則宜書名黃名庭堅而乃以字行恐無是體且于歐公又名之矣二可疑也宋人小說又載有人渡海風浪大作投以他物不許至魯直書帖乃止或笑海神必是元祐黨人故嗜好乃爾其說總屬附會未可盡信

秦檜客陸士規工詩嘗挾書干臨川守饋遺不滿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檜怒陸歸請見不出然猶令

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陸詩不減唐人而賊檜此事大可採入詩話

胡銓論秦檜劄子乃其友范璿筆胡以范母老恐得禍代為上之然胡以此得禍亦以此得名而范竟不傳

李後主亡國最為可憐宋徽宗其後身也神宗一日幸秘書省見江南國主像人物儼雅再三嘆訝適後宮有娠者夢李主來謁而生端王及北狩金人用李主見蓺祖故事亦異矣李主再為人君而再亡國深為不幸亦

以雪其少樓昨夜之寃也殆于倒行逆施矣

毘陵莊靜菴偶話明朝二事一孝宗生子胎夭宫中秘之張后抱壽寧侯子爲兒一老太監知其故竊歎曰此豈可再傳異姓耶啓取毒藥點其陽物遂不育武宗狀貌既異列祖而荒淫無道亦爲非類其不以牛易馬者幾希如老太監者可謂忠矣惜逸其名一弘光亦非朱氏子孫福藩爲賊所害幾無噍類史相國可法本欲立潞王馬士英阻之往迎福藩已無種矣不得已取他人子代之後有童妃來南京絶不相見斃之獄中既而出奔母子異路其非一家可知幸而速亡貴陽之罪通于

天矣或云弘光亦出福藩但非世子耳童妃乃世子妃也姑以傳疑

休寧王烈婦者飛騎尉程膺祚女嫁王之隣早寡順治戊子土寇猝起婦奉姑避山中遇賊欲汚之舉刃向姑以刼婦婦身翼蔽姑右手拒賊被創復拒左手自午至晡力竭而死罵不絕口賊怒棄去姑雖仆獲甦婦益烈而孝者當事旌其門其子可師來乞言因表以詩云男兒猶自惜頭顱女子偏能殉髮膚烏鵲臺前身皎潔青楓嶺上血模糊空拳欲擊黃巾賊絕命終全白首姑千載芳名播彤管靈祠風雨滿新都此詩已删而事可紀

故復錄之

古今人有姓名同而人才亦同者兩張敞一京兆尹一令史匿竇武者兩張詠一乖崖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武將戰沒爲神兩藺相如一趙相一梁武時人爲父報仇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閣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太傅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漢相一子年撰拾遺者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

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弘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翃之類不一皆君子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人一明人兩蔡京一唐節度使一宋奸相兩李密一令伯一蒲山公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長史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田禾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

又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弑主之張衡漢有飛將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太師李廣趙高亡秦矣而光武時淸河太守復名趙高李陵降胡矣而宋高宗太常卿復名李陵臧洪爲莽太保而三國義士又有臧洪吉頊爲唐酷吏大曆詩人又有吉頊賢奸混雜何可不辨○趙堯李舜兒湯貢禹名已奇矣梁有太常丞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更爲可怪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好惡不明則善惡無辨便成混沌世界矣老杜詩云青松恨不培千尺惡竹應

須斬萬竿讀之每爲氣爽

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人情之常也蘇季子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勢利起于家庭已可傷矣後人又反之云貧窮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蓋貧窮之人親戚恐其借貸求助畏之固宜若子弟富貴父母轉加承奉不敢以子視之此瞽瞍北面而朝之也豈不痛哉

牧齋詩云薄俗休官同物故畏途削籍當遷除每誦斯語爲之三歎世態炎涼至以有官爲生無官爲死不可言也宦途險𡻕反以有官爲死無官爲生尚可言哉

褚稼軒書老言云貧字與貪字相類貪者必貧怒字與恕字相形怒時求恕○沈去疑知福州以貪黜歸遇故友馮杜陵問近况如何馮上指頭下指脚曰與公同中指心曰與公異沈不解馮笑曰我不過貧耳蓋譏其貪也沈大慚其後沈家遂敗貪者必貧信然

李西涯子兆先少慧好狎游一日西涯過其舘題壁曰昨日柳巷今日花街宗師將到秀才秀才兆先見之亦題廳壁曰昨日暴雨今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一笑而已誰同妙矣豈宜以子戲父兆先竟早夭

陳眉公以通隱名陶石簣兩造門不見後在太倉相公

所見之陶笑曰某以陳先生高士當在深山窮谷中不意于相府相會陳大慚又贈一扁云可以棲遲陳不悟有友指示之曰此譏君在王衡門下耳陳又大慚

曲子有可供戲謔者分宜相時朝士大會嚴世蕃後至或問其故曰偶傷風耳王元美戲舉琵琶曲曰爹居相位怎說傷風嚴啣之江陵相時送徐華亭弟侍郎出都臨別徐戲鞭拂張首舉琵琶曲曰去時尚有張老送來時未知張老死和存張愕然亦啣之予嘗赴公讌座有三狀元衆爭艷之以狀元爲令予亦戲舉琵琶曲云你讀書思量做狀元只怕學疎才淺衆皆閧堂然唐突狀

元亦有罪焉

天下事有相反而可笑者古詩云黃梅時節家家雨又云梅子黃時日日晴又云熟梅時節半陰晴此一反也山歌云做天莫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秧要日頭麻要雨採桑娘子要晴乾此又一反也而做天一語尤奇今年節氣大與此類因成二詩云朝晴暮雨太無端一樣黃梅分兩般雨裡開花晴結子爲誰甘苦爲誰酸東邊日出西邊雨頭上淋漓脚下乾莫怪世情多反覆做天更比做人難此亦可一笑也

長洲尤侗纂

予有小偈人皆揑碎虛空我自踏着實地但能隨境安心便得本來三昧城南老人見之下一轉語云何必隨境安心有甚本來三昧予因作字答之

承示轉語為之听然然有前二句即有後二句不待開口早已猜着了也究竟還有商量處如云有甚本來三昧是矣而云何必隨境安心此語有病雖然打破牆壁只怕踏着虛空反吃一跌試舉公案二祖云覔心了不可得此語是病一祖云我與汝安心竟此語是藥假使

一祖答云無心可安這便藥殺人也不如先儒云心要在腔子裏語却攧撲不破此心不安即放有放心而不知求雞犬不如矣但能隨境安心即是聖賢學問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境界世出世間游行自在諸佛菩薩豈有過此者哉古德有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便是隨境安心註脚一生受用不盡但于逍遙放曠中畧加存養功夫不失吾儒本來面目耳豈可輕加貶駁哉別示無言無知是大聖人悟後語實獲我心然吾尤愛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方是活潑潑地不可執着如必舍實有而求

虛無豈鄙夫空空反勝于兩端之竭耶夫子論道直曰
一以貫之但曾子從忠恕入子貢從學識入工夫稍異
乃禪家必曰一歸何處不過歸于無耳然周子無極而
太極是從前說來老子復歸于無極是從後說去三教
雖分亦是一理故徑山云要識一貫兩箇五百可以相
視而笑矣禪家有句無句非有非無句亦有亦無句但
能隨境安心有句也何必隨境安心無句也更有非有
非無句亦有亦無句還請仁者道來然來教云古人轉
語驗學問非爭口舌確是至言雲棲所謂古人轉語葢
從眞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如拾經敎中問答機緣

以聰明小智模倣穿鑿取辦于口直饒一刹那下洹河涉數轉語與自己有何交涉生平得力冷煖自知何必彼此紛紛鬭牙後慧耶豐干饒舌恐不免德山一棒呵呵

城南答書甚長後覺居士亦有後言再書復之

昨于燈下細讀法語服膺之至不能贊一辭直批紙尾云這野狐精脫殼了也城南自號野狐罪過罪過三復大旨明明祖意當下了然然使吾輩爲之沒下手處沒開口處不但下手防跌亦且開口防噎也以愚所見二句只是一句合之雙美離之兩傷不即不離觸背兩忘昨日今

日有何分別何必云昨日定今日不定耶來書云但能隨境安心是昨日語何必隨境安心是今日語亦卽昨日陰今日晴之說也六祖悟道只在無所住而生其心然經初不云生其心而無所住住卽不安安卽無住謂是心住謂是境住心卽是境境卽是心以心隨境卽是以境隨心卽不是臥輪對境心不起慧能對境心數起都無是處故吾續一句云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然亦未全是也且安心之法莫妙于隨隨雖六十四卦之一而乾健坤順坎行艮止皆在其中元亨利貞四德俱備故曰隨之時義大矣哉豐干每有人問佛法止答隨時二字豈非先得我心者乎禪家參活句不

參死句今以隨境安心爲執着則何必隨境安心獨非執着乎若以何必隨境安心爲解脫則但能隨境安心獨非解脫乎活潑潑地即是常惺惺法未可岐而二之也項接後覺居士一札其攻擊處可爲膏肓針砭然似未達愚意來書以有若無實若虛活潑潑地不可執着不但學術所關即家塾講說亦殊未便二語乃聖賢眞血脉所在而以活潑了之是其所有者皆可無實者皆可虛虛無亦仍可有且實也聖賢有是眞有實是眞實而後可以若無若虛亦決不可不若無若虛此活之無可活雖欲一毫不執着而不可得者若依四書直解則村中老學究知之三歲孩兒也道得近看莊子別進一解即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乃是坐忘一章註腳若遵朱註不過簞瓢陋巷中一箇謙謙君子

耳顏子學問必不止此即老聃告夫子深藏若虛容貌若愚亦即此意吾所以提出兩句截斷衆流原不向上下文知會也且問居士無知空空是同是異一貫兩端是一是二愚謂無知一章可與舜居深山一章參看舜無異于野人子無異于鄙夫也舜之執兩端所以用其中子之叩兩端所以貫于一也從來一貫得無無貫不得一中庸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者忠恕之謂也忠恕與道有水乳之合然謂水即乳不可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所以爲入道之門也來書忠恕即一貫多不可謂之從入學而識正是子貢本領而夫子反說女以予爲乃是點

化語然非與是疑境亦是悟境故夫子一刀截斷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是明以一貫衣鉢授之子貢矣未可謂曾子是子貢非也（來書但據白文公然有是非之辨不特工夫稍異）至于一歸何處一斷無歸無之理若是正因一字也無未嘗曰幷無正因也狗子無佛性未嘗曰佛無性也老子曰道生一是來路不明釋氏曰一歸何處是前程不識二氏所以有弊異于吾儒也卽大慧兩个五百亦是混話所以錯解天命三句有法身報身化身之比也蓋以儒收禪易以禪合儒難若儒禪夾雜雖陽明白沙尚有遺議況予小子敢作參同契乎昔人云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我

亦云禪之一字我不喜聞愚固門外板担且老病無剩語祇因兩公逼絜聊伸一答過此以往便學毗耶杜口矣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又云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燄夫子無言如來無法可說以此云無無亦可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愚之多言又何知焉

隨境安心說

隨境安心雖爲禪家話頭實是聖賢道理易六十四卦于同人大有謙豫之後受之以隨此是心境俱妙有何不安有何不可隨且元亨利貞四德俱備豈非隨之時

義乎因穆姜筮之以爲非其人不足當此故漢儒釋之亦謂有此四德方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卦之有四德者乾坤之外屯爲始交渾淪未散若臨與无妄則訓大亨而利于正故臨之彖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之彖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言天而不言人若隨則純乎人事矣故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若革則必已日乃孚乃爲元亨利貞係四德于已日之後與隨又有別　隨時者卽乾之與時偕行與時偕極艮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隨時之義豈不大哉易于豫遯旅三卦皆曰時義于解革二卦獨言時言時則義在其中而隨卦倒其文曰隨時之義謂隨之義必

合于時也故必有時而後可以言隨也隨之必備四德者隨以隨人爲義故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此不善隨者也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此善隨者也必如九五之孚于嘉註疏謂隨時之宜得物之誠隨時者即隨境之謂也不特此也即合之朱子其解隨字亦多于曾子之忠恕則曰隨事省察而力行之此隨之有工夫者也于夫子之從心所欲則曰隨其心之所欲此隨之近自然者也而于君子時中則曰隨時以處中此深得隨字之義謂隨境之與隨時安心之與處中有以異乎至安心之說雖本一祖而亦見于

詩書如書曰安汝止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或安而行之論語曰仁者安仁顏子之心齋坐忘孟子之不動心皆安心之道也但離境安心則爲虛靈隨境安心則爲實地故吾以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爲隨境安心註脚要知素富貴即是富貴不處素貧賤即是貧賤不去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是義也不特此也夫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仕止久速者安也而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

隨也無可無不可所以爲聖之時也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亢之爲言也其可爲隨乎動而有悔其可爲安乎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隨境安心欲其自得之也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具此神通可以掀天揭地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而云便得本來三昧者此就佛家一道淺言之耳愚聞諸公之言以隨境安心爲非殆未悉隨字之義故贅其說如此

子有詩云主敬工夫須變化或者非之作主敬說

主敬二字先聖未道宋儒特爲拈出此千古心法也堯曰欽舜曰恭皆敬也然欽明文思直至平章協和而後

可謂欽哉溫恭允塞直至賓門納麓而後可謂恭已也文之敬止直言敬矣然必合仁孝慈信而後全乎其爲敬止也易言敬以直內必曰義以方外書言敬用五事必曰協用五紀夫子言修己以敬必推之安人安百姓而止至于事思敬執事敬行篤敬皆德之一端非全體之敬也聖人不言主敬而曰主忠信忠信卽敬也而又進以徙義可見敬雖全體而必出之以大用也既云主敬主必有輔主必有客主者其體輔與客者其用其用維何則變化之謂矣何以明之中庸之至誠卽敬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

誠爲能化至于變化而主敬之能事畢矣繫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而極之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而極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變化者乃內聖外王之極功而謂主敬之學不歸根于是乎今說者云主敬之功正以變化氣質敬矣若更加變化是仍歸于放逸而止夫變化氣質者由不善以之善乃衆人之變化也此與鷹化爲鳩鼠化爲鴽何異若主敬而加變化乃聖人之變化也由之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不難其不歸于放逸可知矣若但知主敬而不能變化則必入于執着終

日端坐如泥塑人而無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景象所以有何時打破敬字之謔也故愚曰主敬功夫須變化乃以變化助主敬之功非與主敬相反也

儒釋二教相非久矣近見竹窗二筆頗可折衷其言曰二教聖人設化各有所主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于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于家國天下不無稍疎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即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燦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摩西來定謂佛即

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于上孔孟諸賢明道于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蓋蓮池逃儒而歸佛者故立言如此可爲和事老人也

佛法有頓漸二門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昔晦堂主頓喻如夢被枷鎖覺來更須脫枷鎖乎此即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圭峯主漸喻如水結成氷失灌漑之用須火日薰炙始見流通此即時時勤拂拭休使惹塵埃也惟宗鏡斷云大鑑祇具一隻眼大通雙眼圓明何者大鑑

具理而無行謂本來常淨不假拂塵大通已悟須修拂塵鑑朗此又爲南北宗翻案乃有古德示衆云黃梅衣鉢非但時時勤拂拭者不合得直饒何處惹塵埃者亦不合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合得諸人下九十九轉語不契末後僧云定要他衣鉢作甚古德始肯之豈非翻之又翻者乎○萬松老人曰此一隻眼是大地沙門一隻眼也是把定乾坤眼也是頂門金剛眼也亦即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也然則大鑑獨眼龍勝大通重瞳多矣蓋北宗名滿天下爲兩京法主二帝門師而曹溪混跡獵人者十八年豈非潛龍勿用者乎然大通亦云彼

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自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永明力贊修持乃隨時救弊之說未爲定論

楞嚴云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卽爲飛仙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于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沉入水輪無食無飲生于火際常被焚燒九情一想身入風火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卽入阿鼻何情想懸殊若是以吾言之情從想出有想則必有情惟木石無情未有人而無情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管子曰非

人情不可蘇子云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但情有邪正正者情卽是想邪者想亦爲情忿情固難斷想不易金剛經云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又何多少之分哉昔人生生世世願勿爲有情物惟入于非想非非想天可也宗通云不着于情則地獄空不着于想則天堂空情想俱空雖在人世如游佛國此爲最上一乘

世界屬依報依報無情故不結業衆生屬正報正報有情卽有業業莫大乎滛殺盜三者而根從滛始以同想成愛異見成憎只此愛憎便是作業根源想愛不結則

猶可離既彼此同結則生生世世自不能離父母子孫相生不斷皆淫爲之本貪愛同滋便覺有味而殺生焉貪味不止必求得之而盜生焉其實始于一愛愛不遂則强吞爲殺陰取爲盜皆所以成其愛也故淫中自具殺盜二業憎結則償債償命常在生死愛結則憐心憐色常在纏縛是憎愛卽業因而生死纏縛卽業果也故首楞嚴經以斷淫爲首因阿難爲摩登伽女攝入淫席如來宣說神咒解之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殺非偸無有業報卽于女根生大猛火節節燒然墮無間獄而烏芻瑟摩以聞佛說多淫之人

成猛火聚以火光三昧證阿羅漢登無上覺夫無上覺佛地也而觀滛性則便登之無間獄惡道也而從滛事則便陷之滛之于人甚矣哉

其次莫如殺業殺生果報累見諸書無容縷述人皆以爲佛氏之言不知儒亦有之語云殺人之中亦有禮焉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也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而朱子註之曰未五十者不得衣未七十者不得食則衣帛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重裘純纊衞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其戕害物命甚

矣或曰先王之制五刑備具何嘗戒殺然殺之必當其罪所惡乎殺者爲其無罪而就死地也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如此則所殺亦寡矣然其最大而不可易者莫如燔牛祭天一事雖梁武奉佛麪爲犧牲獨行于太廟不行于南郊史稱正月上辛以特牛祀于天皇大帝夫祀天配以祖則牛亦在焉安所稱爲用麪乎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孔子之道大矣雖烹龍炮鳳不足爲報而況騂且角之一物乎易有之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黍稷惟馨神其吐之乎王制固不可違姑存其說如此

四生卵胎濕化而人兼四種如毘舍佉彌羅母三十二子皆卵生捺蘭羅婆利頂生轉輪聖王名濕生佛與四衆游行比丘尼中有名阿羅婆地中化生是知情想合離原無定業如維摩經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化身如舍利弗幻無定相安知男女身不可轉耶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乎上座登徑山法會一日于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曰到還見文殊麼曰見甚處見曰徑山佛殿前見雪峰聞其語而奇之臨濟云有一般學人向五臺求文殊早錯了也你欲識文殊祇是目前用處始終不

異處處不疑此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眞普賢你一念心能解縛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今日闍黎動說朝臺𠩄萬里何嘗覿文殊一面而泛南海者㷊風漂墮多葬魚腹使觀音聞之必涕淚悲泣之不暇矣

或問𡺳濤靜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如何攝伏靜曰如或夜閒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之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

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還源之要道也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个甚麼山曰思量个不思量的曰不思量的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故必如六祖之不思善不思惡則雲居宴坐雖天神送食無處尋覓而況朋從憧憧者乎

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何人得聞巖云無情得聞曰和尚聞否曰吾若聞子則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爲甚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曰不聞巖云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云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無情草木互奏笙歌

子謂此雖無情而猶有相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如何是陀羅尼沙指禪床右邊云這个師僧却誦得曰還有別人誦得否沙又指禪床右邊云這个師僧也誦得曰某甲爲甚不聞沙曰大德豈不聞眞誦無響眞聽無聞如左右禪床誦陀羅尼眞乃無情說法也聞之佛以眞授不以言言我以眞受不以聞聞不以言言是謂密言不以聞聞是謂本悟故得佛之密言卽同我之本悟雖若有聞聞于未聞聞而不聞是謂眞聞解此義者卽諸無情無法可說

楞嚴擇選圓通獨取耳根然世尊爲一期化導之主而

以見明星悟飲光爲萬代傳燈之祖而以見拈花悟皆屬眼根即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于音聲得度而必加之以觀故予有贊云音從聞入而作觀觀耳目互治以度衆難蓋謂此也洞山偈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亦合此意雲居上堂一切聲是佛聲擊禪床云梵音清遠令人樂聞一切色是佛色拈起拂子云今佛放光明即發無相義如此者聞見雙修聲色並冥乃爲圓通法門

有俗士問西堂藏云有天堂地獄否曰有有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皆答曰有士云和尚恁麽道莫錯否

藏曰汝曾見尊宿來耶云其甲曾參徑山和尚問徑山云何云他道一切總無藏曰汝有妻否云有徑山有妻否云無藏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然則有無豈有定乎或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曰無他日又問狗子有佛性也無曰有狗子一也佛性一也趙州一也忽以爲有忽以爲無何况徑山西堂出二人之口耶

禪家拄杖亦謂之棒尋常大衆一棒趕散不足爲怪惟南泉云文殊普賢五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趕出院了也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云我若見時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則咄咄逼人矣緊那羅在少林寺現神力

兩足跨太少二室執杖擊賊賊驚潰不敢入寺寺僧以此多習棒法每調征討但誦緊那羅王名號往往戰勝今日諸方一語說不來輒與三頓棒此棒從南泉雲門得耶抑從緊那羅王得耶可爲一笑

洞山坐化大衆號慟不止師忽開目謂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悲哀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戀慕延七日食具方備師隨衆齋畢端坐長往

瑞鹿安禪師號安楞嚴示寂作偈自入棺右脇而臥經三日門人啓棺哀慟乃再起升堂說法呵責再誡再啓棺者非吾子也復入棺長逝禪家了生死不過一息乃

能七日三日去來自由若此二師非得無漏眞淨者耶

○汾陽昭與府尹李侯有舊召之使者三反受罰固請俱往師笑曰老僧、出院三十年矣借往當先後何必俱耶乃令設食具裝畢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可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云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師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使者曰我先行矣怡然坐逝侍者即立化此所謂所去隨願者而侍者亦自奇絶

徑山欽國師在肅宗內庭見帝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

起師曰檀越何得于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帝嘗問忠國師師都不視帝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否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二師所答雖別總不以色身起見而其目空萬乘之意居然可見傳大士講經次武帝至大衆皆起士端坐不動近臣曰駕至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亦此意後之國師不爲人王屈者鮮矣

墨氏無父之說克類至義之盡也但佛制出家比丘不拜父母不可爲訓蓮池曲爲之解兩盡其道爲比丘者遇父母必拜曰此吾親也猶佛也爲父母者當其拜或

引避或答禮曰此佛弟子也非吾子也然亦未當大孝釋迦尊累刧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爲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至于大方便報恩經盂蘭盆經皆爲父母除罪修福天下豈有不孝之佛菩薩哉或曰吾既出家則以佛爲大慈悲父矣且西天東土並稱祖師則天下比丘皆佛子孫也雖然此以螟蛉奪嫡也且既爲佛子孫則雲門一棒打殺釋迦丹霞燒木佛雪竇喚祖師洗脚訶佛罵祖豈不犯子孫罵祖父律乎此亦爲法自弊也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故爲佛弟子者但當稱師不當稱祖父

佛經之可笑者號孔子爲儒童菩薩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蓮池解之曰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眞住皆嘆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然則互鄉童子闕黨童子亦可與先生並行乎哉且夫子之道萬代宗師而乃屈就菩薩之位合掌恭敬于如來之前雖愚者知其不可也不可不闢也若謂比丘比丘尼犯聖諱與字則近誣矣

語云神仙爲英雄退步予謂佛家亦然先德有言臨濟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孫權曹操之屬夫權操乃亂世

奸雄而以臨濟比之以其智相若也觀其當機直下一棒一喝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直有攻城掠地斬將搴旗手段極之拜相封侯圖王定霸不難人謂儒門淡泊收拾不盡吾謂王道平康亦約束不來故特開此門頭安放如許人物又古云悉達若不出家必作轉輪聖王亦此意也

韓擒虎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以爲快事不知閻王者朝登寶殿則侍衛森嚴夕吞鐵丸則肢體靡爛惟帶福帶業者爲之故華嚴經以閻王列餓鬼之下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

絕近傳趙定宇少宰鄭澹泉司寇皆作閻王豈正人尚有餘業乎夫閻王僧且不爲如擒虎者雅稱是職矣雖然地獄之設所以懲治惡人使知害怕倘無閻王則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晁文元迥著法藏碎金頗多悟語大約以定慧爲體觀練爲用其言曰定者貴乎澄明勿入頑空定而無慧辟如石人木偶雖不動矣爲慧者貴乎安詳勿肆輕狂慧而無定辟如雷電風燈于久照何有又曰其觀也見諸相之本同色空如一其練也勤守中而不失心息相依又用止觀導引二法止念令靜觀理令明念靜理明無

生可成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氣和體柔長生可求又云先止後觀觀如臨池俯視對止水而影象可覩先觀後止如秉燭夜行覩險路而車徒可止語皆入妙公在宋眞宗時官翰林學士致政後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勿輙有請其夫人竊覘之但見暝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焉壽至八十有四其言宗向佛乘而以莊老合之自謂有得但石林燕語載其晚年耳中聞聲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百子鈴或如風蟬每五鼓起坐聞之尤清澈又嘗自見其形在前旣久漸小八十後每在昏曉間以爲學道靈感之驗予笑曰此

自老人耳鳴眼花耳何得與妖作怪

沖虛經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此語最妙謂對接世務止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陶潛云以心爲形役則苦矣形影神問答尚無是處

道家有守庚申之說云三尸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之葉少蘊云學道者將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豈其閉覆藏匿欺妄上帝而可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尤甚然彼家未有不信其說柳州亦

作罵三尸文可笑也程紫霄詩云不守三尸亦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可以悟矣

圓覺經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施肩吾云心常禦氣氣與神合此釋老之合也

吉祥止止但務于心齋正智如如自符于成相上是莊子語下是楞伽語可作一對

色聲香味悉歸空養心莫善于寡欲喜怒哀樂皆中節知命要在于無憂

無驕無諂安居貧富之間不怨不尤善處天人之際

一貴一賤制命有限一富一貧種果有因東家鳴鐘西家懸磬前日蓬藁後日驂乘兩人異遭一身殊運時數不齊分量自定一飯不易而況千鍾一命不苟而況三公匹夫宿飽大賢屢空居易多吉行險多凶不求而得心逸日休求而不得心勞日憂或求而得偶然相投得之有命不如無求又其大者死生壽夭朝中三少山中五老春為榮華秋為衰草彭殤同類貴在聞道聖人有言有命在天矧我愚人何不安焉狥財者貪徇名者鄙百年旦暮坎行艮止任天而行修身以俟勿施于人反求諸己此予閒中偶語雖淺而有味故存之

昔人已作騙卦今予又作負卦斯二者古之所謂薄行今之所謂長策也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

負喪心凶匪我負人人負我有初鮮終悔之終吉　彖曰負賴也奸賴良也其人存其心喪也我負人身之殃也人負我世之傷也有初鮮終賴不可長也悔之終吉反災爲祥也　象曰火與水違行負君子以德報德

初六負債吝小有言還還无咎　象曰還債无咎信可復也　九二君子不負恩一飯必酬之　象曰一飯必酬自求福也　六三負負多反覆貪小利中有大害征凶

象曰見利忘義害所伏也　九四賣友婿媾變爲讐絕

交凶　象曰責友絶交亦可痛也　六五大人包荒小人背本勿較天祐無不利　象曰大人包荒實有容也小人背本不祥也　上九或錫之莫益之反擊之以怨報德是爲中山狼終亦必亡　象曰以怨報德菑及其躬也